

袁雪芬
著

奇卡诺文学

伦·理·思·想·研·究

Ethical Criticism of the

Chicano

Literature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袁雪芬
著

奇卡诺文学

伦·理·思·想·研·究

Ethical Criticism of the

Chicano

Literature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奇卡诺文学伦理思想研究 / 袁雪芬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5. 12

ISBN 978 - 7 - 5161 - 7452 - 4

I. ①奇… II. ①袁… III. ①现代文学 - 文学研究 - 伦理思想 - 美国
IV. ①I712. 0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309643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曲弘梅
特约编辑 薛敏珠
责任校对 石春梅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 //www. csspw. cn](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5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4. 5
插 页 2
字 数 253 千字
定 价 56. 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前言

十年前，带着对美国文学的浓厚兴趣，笔者远渡重洋赴美留学。在一次朋友的聚会上，向一位陌生的女教授请教美国冷战时期以来的族裔文学发展趋势。她很爽快地回答：美国冷战后的后殖民文学包含了黑人文学、奇卡诺文学、土著印第安人文学、亚裔文学和女性文学。奇卡诺文学？笔者在国内闻所未闻，于是迅速查看了当时的课程表。果然，课程表里赫然排着这门美国所有大学的人文系里都有的《奇卡诺文学》课程，由奇卡诺族裔教授 Mark Evenson 讲授。Evenson 教授的课堂图声并茂，内容丰富多彩。通过一学期系统的学习，笔者对奇卡诺文学有了较为全面的了解，并对这个生性默默无闻的奇卡诺民族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回国后，继续挑灯夜读那些夹杂着西班牙语的奇卡诺族裔小说、戏剧、诗歌、短篇故事，乐此不疲。三年前一个偶然的的机会，通过网络认识了当代著名的奇卡诺女作家阿尔玛·卢斯·维拉纽瓦。她的美丽、她的智慧、她的乌鸡变凤凰的人生经历勾起了笔者对奇卡诺民族及其文学更大的兴趣，遂动了深入研究之心。奇卡诺民族，一个在 20 世纪 60 年代随着黑人民权运动发展起来的新民族，以其坚韧与坚忍的精神，回首仰仗先祖阿兹特克的古老文化，兵不刃血，建立了自己的新混种文化与新社区，平等地和其他族裔一起共享白人主流社会补偿给他们的一切族裔优惠待遇。他们的处世哲学值得人们学习。故此，笔者依据奇卡诺文学的发展轨迹，运用文学伦理学批评方法，对奇卡诺文学的族裔性抵抗伦理、政治性伦理、家庭伦理、个人自我价值的实现、生态女性主义伦理和世界主义伦理六个方面进行了实例分析与探讨，以期给中国的美国族裔文学研究者抛砖引玉。

袁雪芬

2014 年 12 月

目 录

第一章 引言	(1)
第一节 奇卡诺族裔文学的发展	(2)
一 奇卡诺运动与奇卡诺文学的起源	(2)
二 奇卡诺族裔文学的繁荣	(8)
三 新世纪的奇卡诺文学	(14)
第二节 国内外奇卡诺族裔文学研究	(17)
一 国外研究	(17)
二 国内研究	(33)
第三节 本书研究路径	(35)
第二章 奇卡诺族裔性抵抗伦理	(37)
第一节 族裔性与族裔性伦理	(37)
第二节 奇卡诺族裔身份确认与保留战：《我是华金》	(41)
一 奇卡诺族裔根的混种性	(42)
二 奇卡诺族裔性格的多重性	(45)
三 奇卡诺族裔身份的抗争	(47)
第三节 奇卡诺族裔的抵抗性：《保佑我，乌尔蒂玛》	(50)
一 阿纳亚和他的《保佑我，乌尔蒂玛》	(50)
二 奇卡诺族裔独特的抵抗空间伦理	(52)
三 独特空间里奇卡诺族裔的土著性	(60)
四 奇卡诺族裔古老文化的保留与新文化的创造	(68)
五 安东尼奥成长主题的抵抗性伦理	(73)
第三章 奇卡诺族裔文学的政治性伦理	(78)
第一节 政治性伦理	(79)
第二节 城市社区奇卡诺人对司法正义的追求：《佐特装》	(81)

一 路易·瓦尔迪兹和他的戏剧《佐特装》	(81)
二 城市社区奇卡诺族裔文化的政治性	(83)
三 奇卡诺屈辱历史的真实再现	(88)
四 亨利对司法不公的反抗	(90)
五 奇卡诺社区对主流媒体公正性的质疑	(91)
第三节 边土上奇卡诺人对正义的追求：《远离上苍》	(93)
一 卡斯蒂洛和她的小说《远离上苍》	(93)
二 对政府与组织不作为的揭露：索菲亚不幸的家庭	(95)
三 反奇卡诺族裔社区和主流社会对女性的歧视	(102)
四 奇卡诺女性的生存之道：自强	(106)
第四章 奇卡诺族裔的家庭伦理	(109)
第一节 奇卡诺传统家庭伦理及其颠覆：《米瓦拉信笺》	(110)
一 卡斯蒂洛的小说《米瓦拉信笺》	(111)
二 奇卡诺族裔的传统家庭伦理	(111)
三 无家的人：传统家庭伦理的颠覆	(113)
四 家：曲折之路	(115)
五 文学艺术知识的追求：家庭构建之路	(117)
第二节 奇卡诺族裔大家庭的建设与坚守：《石化鹿》	(119)
一 瓦尔迪兹的戏剧《石化鹿》	(119)
二 奇卡诺族裔大家庭的构建：混种与组合	(121)
三 奇卡诺族裔大家庭的艰难维系	(123)
四 奇卡诺族裔大家庭的矛盾及其化解	(124)
五 石化鹿：坚守奇卡诺家庭和民族文化的象征	(128)
第五章 奇卡诺族裔自我价值的实现	(130)
第一节 族裔残疾女性自强典范：《像剥洋葱般剥掉我的爱》	(131)
一 小说《像剥洋葱般剥掉我的爱》梗概	(131)
二 孝顺的女儿	(132)
三 生生不息的自强者	(133)
四 成功的舞蹈家和歌唱家卡门：弱者的榜样	(135)
第二节 混种女性成功的典范：“加州罂粟花”维拉纽瓦	(136)
一 维拉纽瓦生平	(136)
二 杂糅民族身份的代表	(137)

三 奇卡娜人反父权价值观的典范	(140)
四 大自然的关爱者	(143)
五 世界和平主义者	(146)
第三节 奇卡诺族裔事业奉献者:《拾遗》	(148)
一 自传体小说《拾遗》	(149)
二 成功的个人奋斗	(149)
三 正义的代表	(153)
四 奇卡诺青少年的保护者	(157)
五 奇卡诺社区文化的建设者	(158)
第六章 奇卡诺生态女性主义伦理	(160)
第一节 奇卡诺女性权益的呼喊:《喊女溪》	(163)
一 西斯内罗斯和《喊女溪》故事	(164)
二 苦难深渊中的女人	(164)
三 为族裔女性权益呼喊	(170)
第二节 奇卡娜人的抗争:《我的父亲是托尔特克人》与《我所求无可能》	(172)
一 卡斯蒂洛诗歌创作动机	(173)
二 奇卡娜人的传统	(174)
三 奇卡诺人的觉醒	(176)
四 奇卡诺人对父权制的颠覆	(178)
五 卡斯蒂洛诗歌的普世性	(179)
第三节 完美的关怀伦理:《守护者》	(181)
一 小说《卫士们》故事梗概	(182)
二 丽贾娜的母性关怀	(183)
三 加博天使般的拯救行动	(187)
四 米格尔的正义感与责任心	(190)
五 弥尔顿的仁慈	(193)
第七章 奇卡诺文学的世界主义伦理	(196)
第一节 多元民族的和谐:《兰迪·洛佩兹还乡》	(197)
一 意象与空间意象	(198)
二 文化的阻隔:桥的缺失	(200)
三 不同文化的连接与融合过程:桥的建设	(205)

（04）四 族裔文化与主流文化和世界文化的和谐之桥：洛佩兹……	（209）
（05）第二节 美国霸权主义批判：《母语》……	（212）
（06）一 马汀内兹和小说《母语》……	（213）
（07）二 以纯真的爱情呼唤世界和平与正义……	（214）
（08）三 拯救难民……	（216）
（09）四 美国世界中心主义批判……	（218）
第八章 结语……	（221）
后记……	（224）

第一章

引言

在当今美国这个大色拉碗中，生活着一个曾经默默无闻的民族。它不同于漂洋过海、历经艰辛来到美洲寻找美好新生活的欧洲或亚洲移民，也不同于曾经受到非人虐待的黑人，更不同于生生不息、曾经被视为基本销声匿迹而今却又重新被关注的土著民族印第安人，它是如今人口已经超越黑人，成为美国族裔人口最多的、讲西班牙语的墨西哥裔美国人——奇卡诺人（Chicano）。“奇卡诺”（Chicano/a）一词源于16世纪土著纳瓦特语“Mexico”（墨西卡），意为“居住在仙人掌中间的一个民族”，到了20世纪该词发音变成了“奇卡诺/奇卡娜”（Chicano/a）^①。奇卡诺诗人缇娜·维拉纽瓦（Tina Villanueva）追寻到这个术语的最早记录出现在1911年得克萨斯大学人类学家当时未发表的论文。语言学家爱德·R. 西门（Edward R. Simmen）和理查德·F. 鲍尔（Richard F. Bauerle）认为“奇卡诺”一词由奇卡诺作家马里奥·苏亚雷斯（Mario Suárez）于1947年在《亚利桑那季刊》上发表的论文里正式使用。广义上讲，人们把“奇卡诺”这个民族称为“讲西班牙—葡萄牙语的拉丁美洲裔美国人”（Hispanics 或 Spanish-Portugal Latin American）或拉丁美洲裔美国人。狭义上讲，该族群为20世纪开始移民到美国从事农业劳动、讲西班牙语的墨西哥流动农民工和1848年墨西哥—美国战争后在《瓜达卢佩条约》条约中割让的、现今美国西南部各州讲西班牙语的墨西哥人后裔。截至1965年，墨西哥移民占美国合法移民总数的三分之一，墨西哥非法移民的人数也占大

^① Amelia Maria de la Luz Montes, “Chicano/a Literature”, in *Modern North American Criticism and Theory: A Critical Guide*, Ed., Julian Wolfreys, Qingdao: China Ocean University Press, 2006, p. 143.

多数。目前超过了 3000 万的美国人为奇卡诺人^①。人们使用“奇卡诺”这个词来称呼这个族群时，很明显地带有歧视的成分。第二次世界大战促进了奇卡诺人的文化适应过程。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随着美国黑人民权运动的风起云涌和胜利，奇卡诺人也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民族身份与地位确认和认同的运动，复兴了奇卡诺人的文化艺术成果。奇卡诺运动中的三个奇卡诺宣言——《德拉诺宣言》（1966）、《种族联合组织宣言》（1967）和《阿兹特兰神圣宣言》（1969）表明了他们争取社会福利和反抗白人压迫的态度，维护了他们的结社权、就业权、教育权、住房权、司法公正与民族语言使用权，宣告了一个新的拥有棕色文化的棕色民族的正式形成和本民族文化复兴的开始。“奇卡诺”一词成为了这个新民族的骄傲。同时，以运动家、政治家和诗人贡萨雷斯为代表的文学家们发动了奇卡诺文学复兴运动。从 60 年代至今，这个运动使得被载入美国文学史的奇卡诺文学作品从无到有，从有到丰腴，从丰腴到不可小觑，最终成为了美国文学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内外研究者对奇卡诺文学从主题到文本以不同的角度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

第一节 奇卡诺族裔文学的发展

奇卡诺族裔文学是一个“包含政治、文化和编年史的复杂的文学术语”^②。从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复兴并发展起来的奇卡诺文学无论从题材、主题思想还是体裁都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变革，伴随着白人主流文学的发展而日益成熟，自成体系，最终和其他族裔文学一起构成了美国文学的绚丽图画。

一 奇卡诺运动与奇卡诺文学的起源

美国各民族早期的创作是为了给“想要移民的人信息并取悦他们，也给后来的读者娱乐并提醒新移民有潜在的艰难和危险正等待他们”^③。19

① “奇卡诺”，《维基百科》，http://en.wikipedia.org/wiki/Chicano#The_term_Chicano。

② Amelia Maria de la Luz Montes, “Chicano/a Literature”, *Modern North American Criticism and Theory: A Critical Guide*, Ed., Julian Wolfreys, Qingdao: China Ocean University Press, 2006, p. 143.

③ Gordon Hunter, “Introduction”, *Immigrant Voices*, New York: New American Library, 1999, p. ix.

世纪下半叶的族裔作家都倾向于用自传体方式写作。为了表明他们从国外移民转变成了具有美国公民新身份的美国人，作家们把他们个人经历的故事情节细化，排除其他人的经历。这样，他们把无序的生活经历转变成了有序而连贯的生活秩序。在社会和心理对作家生活的影响上，从前人的自传模式中以及在美国人身份确定的愿景中，读者都能找到这种秩序。早期的作家的写作目的是告诫后人生活的艰辛、向后人诠释移民事项、庆贺自己移民并把移民美国的情形戏剧化。他们的故事大都是为了争取合法权益而奋斗的经历，极少涉及族裔身份与族裔意识等社会问题。到了20世纪60年代，随着白人的各种文化运动、反战运动、妇女运动和黑人的民权运动的产生和发展，奇卡诺运动应运而生。伴随着奇卡诺运动的产生及发展，奇卡诺族裔迅速产生并形成了奇卡诺民族文化意识，创作了反映本民族身份、生存状态和需求的文学作品。作为当代美国的新族裔，奇卡诺文学家们在短短的半个多世纪里建立并完善了本民族的文学体系，他们多样化的文学形式与内容，如今成为了当代美国文学不可或缺的部分。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白人的各种文化运动给其他族裔带来了深刻的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给美国带来了巨大的财富，也催生了通用汽车、IBM和波音这样的大公司。白领工人不愿意经历他们的父辈们曾经经历的痛苦，选择到大公司去工作并适应那种文化，与大家一起共享集团利益。因此人们的思维变得懒惰，不思进取。此时，白人的动荡不安就初露端倪。“垮掉的一代”开始出现，他们的典型形象出现在由詹姆斯拍摄的电影《无由的反抗》（*Rebel Without a Cause*）和小说《麦田的守望者》（*Catcher in the Rye*）中。50年代垮掉的一代以纽约和旧金山为中心，突然涌入公众视线，他们表达了年轻人的异化思想。1957年杰克·克鲁艾克（Jack Kerouac）出版了他的小说《在路上》。《纽约时报》称之为“被一个年轻的作家说出的最漂亮、最清晰和最重要的话语”，“一个很可能代表这一代人的作品”。^①该小说描述了一帮不安的年轻美国人的经历与态度：“疯狂的生活，疯狂的谈话，疯狂的得救”。^②他们主要的兴趣就是飙车、狂欢舞会、现代爵士乐、性、大麻和其他杂项运动。克鲁艾克（Kerouac）称他们自己是“垮掉的一代”的成员。一个人的“垮掉”就是指

① John Clellon Holmes, *Nothing More to Declare*, New York: Dutton, 1967, pp. 116-120.

② Ibid., pp. 122-126.

一个人到达了他人格的底线，信神不相信萨特哲学。这些年轻人的年龄在18岁至28岁左右，他们包括一些“二战”和冷战时期的退伍军人。克鲁艾克认为他们在探寻一种精神上的东西。表面上，这些年轻人在全国来回穿梭，但他们真正的旅行是寻找心灵上的慰藉。如果说他们冒犯了法律和道德底线，那也只是他们想要找到一种信仰。“垮掉的一代”基本上是怀疑与寻找宗教信仰的一代。他们深受嬉皮士与禅宗思想影响。到了60年代，一场全面的文化反抗运动浩荡而来，各种权威均遭到质疑。白人的这些反文化运动拥抱个人自由，摒弃了传统的社会道德标准。这些绰号为嬉皮士的年轻叛逆者公开反对和挑战父母和学校官员的权威。在放弃传统社会的运动中，他们蓄长发、着怪装，群居在郊外村野，吸食毒品、致幻剂，欣赏摇滚乐，沉湎于随意的性生活。有些年轻人选择改变这个社会：有一部分大学生从50年代伊始就开始寻求激进的政治愿景；到了60年代中期，他们组织学生反对越战，用炸弹袭击校园，放火焚烧校园。当1973年越战结束后，年轻人的反战运动也偃旗息鼓。但是，他们的行为成为了其他非主流族裔民权运动的催化剂。

从来都处于二等公民地位、受到白人种族隔离歧视的黑人从50年代起也掀起了反种族隔离政策的运动。1954年，奥利弗·布朗（Oliver Brown）与堪萨斯托皮卡市教育局对簿公堂的子女上学案引发了后来致力于反对种族隔离与追求真正种族平等的全国民权运动。^① 牧师马丁·路德·金在50年代就成为了民权运动的领袖，他采用的策略是非暴力不合作形式。通过抵制、游行、静坐和抗议等活动，金和他创立的南方基督教领袖会议迫使政府正面对待不公正的种族主义。他充满激情的承诺和令人振奋的言辞激发了国民对种族歧视的关注。他的行为直接导致了1964年的《民权法案》的立法，此法严禁在雇佣工人和公共设施中存在的种族歧视行为。故此，在政治与社会变化上美国经历了民权运动的戏剧性的新阶段。但后来在法律和政治上获胜的民权运动并没有在经济和社会进步中得到体现。黑人社区继续受到犯罪、吸毒、单亲家庭、强烈的挫败感和异化等问题的困扰。1965年11月11日洛杉矶的黑人居住区爆发了抢劫、纵火与暴力等骚乱事件。再后来的三年时间里，全国城市中心社区发生了

^① David E. Shi & Holly A. Mayer, *For the Record: 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America*, New York: Norton & Company, Inc., 1999, p. 333.

300 多起骚乱事件。其中 200 多人被杀, 7000 多人受伤, 4 万多人被捕^①。南方的黑人基本上居住在贫困的山区, 北方的黑人住在纽约、费城、底特律、纽瓦克、芝加哥和洛杉矶等城市中的贫民区, 他们面临的是长期贫困、无工作、破烂的房子和学校, 以及警察的野蛮。年轻人对金的非暴力抵抗运动失去了耐心。60 年代中期, “黑人权力” 成为了他们的口号。“黑人权力” 的概念来自黑人民族主义的传统, 他们相信拥有同一非洲先祖的民族共享独特的文化并面临相同的命运。这加深了民众对城市改革步伐慢节奏的不满。马尔科姆是黑人民族主义的支持者, 他对民族融合不感兴趣, 并宣称: “我们的敌人是白人”^②。他的终极目标是在美国建立一个独立的、自给自足的黑人社区。但后来他改变了自己的立场, 与黑人穆斯林组织分道扬镳, 并公开谈论种族合作问题。他的投降立场葬送了自己, 他于 1965 年 2 月被人暗杀。另一青年领袖布朗 (H. R. Brown) 鼓励黑人青年拿起武器, 焚烧城市, 杀死“白鬼”。加州的黑人青年组织了城市游击队, 用武力对抗政府^③。1965—1968 年的每个夏天都有大规模的暴力冲突。政府不得不设立专门机构来对付。不幸的是马丁·路德·金很快遭遇暗杀。他的悲剧再一次点燃了全国种族问题的骚乱之火。到 60 年代末, 这些暴力冲突、其他的游行示威活动和保守派的强烈反对结合起来形成的力量几乎威胁到了美国社会的完整性。

由反战活动和民权运动激发的理想主义思想和正能量促使其他人群为争取他们的平等权利和利益而抗争。妇女、奇卡诺人、土著美国人、同性恋者、老年人和环境保护者随后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

社会的动荡给白人女权运动提供了契机。男权主义者认为女人的大脑比男人小, 本性被动, 无法掌控自己, 只是性对象, 只有些小技能, 等等。女性的社会地位就如同黑人在美国的地位。如火如荼的黑人人权运动只对种族平等尽职, 没有涉及性别平等^④。在民权运动中, 女性的工作是专属女人的打字、办公室的杂务、接电话、整理档案、管理图书、行政助

① David E. Shi & Holly A. Mayer, *For the Record: 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America*, New York: Norton & Company, Inc., 1999, p. 333.

② Ibid.

③ Ibid.

④ Alan Brinkley, *The Unfinished Nation*, 4th ed., New York: The McGrawHill Companies, 2004, pp. 852 - 855.

理,但很少做“执行”一类的工作,但是,是女人维持了运动中日复一日的正常运转工作,她们的能力没有得到发挥^①。法纳姆(Farnham)和伦德伯格(Lundberg)认为随着社会各种服务机构的完善,女人作为家庭成员和社会成员的双重身份的并存可以变为现实。女人有更多的机会得到职业培训并得到工作机会,但这种现象使得女性男性化,她要在社会上和男性竞争,在家里她还承担做母亲和妻子的责任。这使女性成为了双面人,被人朝着两个方向拉扯,但她常常无法选择,无论朝哪个方向走,她都不可避免地受到惩罚^②。60年代美国年轻女性梦中的女性形象与全世界妇女羡慕的女性就是家住郊外的家庭主妇:科学技术与省力的家用机器把她们从繁重的家务中解放了出来。弗里丹(Friedan)在她的《女性的奥秘》一书中重新定义了女人问题的实质。她认为当女人被视为有无限潜能并和男人平等的人时,任何阻挡她实现潜能的东西,例如享受高等教育的障碍、政治参与的障碍或法律与道德上的偏见,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但现在女人只是从她性别的角色来被考量,阻碍她实现潜能的障碍和那些剥夺她参与世界事务的偏见都不再是问题。现在的问题是那些干扰她去适应家庭主妇角色的问题,如职业问题、教育问题、政治兴趣,甚至女性的智慧与个性都是干扰性问题。如果一个能干的美国女人不使用她作为人的能力和才能来追求点什么,她会把她们的潜能浪费在神经病症状、徒然的锻炼或毁灭性的“爱”里。在所有的职业领域、商务和大学文理学科中,女性都被视为二等公民。告诉即将踏入社会工作的年轻女性她们会遭遇这种微妙的令人感觉不爽的歧视,也就是告诉她们不要沉默要斗争,这将是一个伟大的服务性事业。女孩不要期待因为她是女性就要享受特权,她也不要使自己适应社会的偏见和歧视。她必须学会不是以女性的身份而是以人的身份去竞争。大批妇女都加入到这个行列的时候,社会本身才会给她们安排新的生活计划。弗里丹的《女性的奥秘》推动了女权运动的发起。凯西·海登和玛丽·金(Casey Hayden & Mary King)对民权运动中忽视女性权益的做法感到非常沮丧,便离开了民权组织,帮助组织了现代女权

① Alan Brinkley, *The Unfinished Nation*, 4th ed., New York: The McGrawHill Companies, 2004, p. 854.

② Marynia F. Farnham & Ferdinand Lundberg, *Modern Women: The Lost Sex*, New York: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Inc., 1947, pp. 223 - 241.

运动。一些激进派女性强烈的反对传统意义上的婚姻、家庭，甚至异性关系（有些人认为它是男人统治女人的工具）。到了70年代，许多妇女逐渐发现她们是被压迫的群体，然后联合起来反对压迫并发展了她们自己的文化。在全国范围内的大中小城市，她们开设了属于女人的书店、酒吧和咖啡馆，创办了女性报纸与杂志，创立了女人诊所、被强奸虐待等受害者援助中心、幼儿日托班与堕胎诊所。为了女性能进入经济与政治领域，主流女性主义者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原来只对男性开放的大学也向女性敞开了大门。几乎所有已婚妇女都有了工作，而且夫妻双方都有工作是20世纪70年代广为中产阶级家庭接受的模式，甚至许多女性婚后不随夫姓。白人女性运动与女性主义理论给奇卡诺女性的生活和写作主题带来了积极的影响。

白人的反战运动、黑人的人权运动和白人女权运动触动了奇卡诺人最强烈的民族自尊心。这种强烈的民族自尊意识以惊人的速度在60年代开始传播。故此，争取民族自尊意识的运动——奇卡诺运动由诗人鲁道尔夫·冈萨雷斯、凯撒·查维斯、梅尔塔·维达等一批知识分子和有影响力的人士在艺术和政治领域发起，并在墨西哥社区产生了强烈的认同感。他们发现他们古老的文化面临解体的危险，整个奇卡诺社会和经济流动性太大，教育机构严重不足而且受到歧视。文化肯定成为培养奇卡诺人的强烈民族自尊心的主要方法。这种文化肯定是通过将一种新的民族意识与历史上被遗忘的先祖联系起来来实现。运动的领导者们大多都是艺术家和作家，他们创造新的艺术形式，发动了学生走出校园等非暴力运动，于1968年成立了“墨西哥裔美国人法律辩护与教育基金”组织，1969年组织了“全国奇卡诺青年解放会”，1970年成立了为劳工利益服务的“全国民族统一党”。他们致力于不分阶级地团结所有的奇卡诺人，争取公共权力，保护墨西哥土著遗产和坚持双语教育。该运动的目的在于恢复土地所有权、农民工合法权、加强教育、拥有选举权和政治权^①。1969年的《阿兹特兰神圣宣言》，成为了奇卡诺运动的蓝图。该宣言的目标是：在民族解放方面人民思想统一；没有剥削，奇卡诺人掌控自己个人和社区经济；加强奇卡诺人的教育；所有的人都享有基础服务机构的服务；依靠社区来

^① Chicano! History of the Mexican American Civil Rights Movement, Video, NLCC Educational Media, 1996.

强化社区自卫；利用本民族文化价值观，强化运动的道德支柱；通过自主行动寻求政治解放^①。该《宣言》唤起奇卡诺人对本民族历史遗产的自豪感与对白人恐怖性侵略的仇恨感。到了70年代，奇卡诺人把这种弘扬民族主义精神的运动与反越南战争结合了起来。

这个时期的奇卡诺运动催生了奇卡诺文学。奇卡诺作家们，特别是诗人们大都用浅显易懂的诗歌表达自己对本民族遭受不公的愤怒情绪或对民族身份问题的关注。奇卡诺运动的标志性宣言的标题《阿兹特兰宣言》便取自阿拉里斯塔（Alurista）的诗歌《阿兹特兰计划》（*El Plan Espiritual de Aztlán*）。鲁道尔夫·贡萨雷斯在他的史诗《我是华金》（*I'm Joaquin*, 1967）中，怒吼出了一个混种民族的身份。奥斯卡·泽塔·阿科斯塔（Oscar Zeta Acosta）发表了他的半自传体小说《蟑螂人起义》（*The Revolt of the Cockroach People*, 1970），反对越战、反对国家的宗教制度、教育制度和司法制度。具有奇卡诺文学教父之称的鲁道尔夫·阿那亚以他的经典小说《保佑我，乌尔蒂玛》（*Bless Me, Ultima*, 1971）表达了他对本民族文化的热爱与对外来文化——白人文化入侵的抵抗。

在奇卡诺运动中，许多奇卡诺人似乎第一次听大家谈起他们在语言和情感感受方面的双语模式和双重文化模式。他们也感知到了整个阶级的形象：从坐牢、孤立、城市贫穷到无产阶级的民主、乌托邦的梦想和古墨西哥的荣耀。他们的文学被称为奇卡诺文学，包括诗歌、小说、戏剧、散文和短篇故事等各种形式。这些不同形式的文学作品表达了作家们的政治意识、社会意识和文化自我意识。

总之，在这一时期，奇卡诺作家的创作伦理表现了阿兹特兰精神，肯定了本民族文化和本民族特征，反映了本民族面临的社会问题、心理问题和政府组织与社区之间的权力关系问题。奇卡诺民族文化复兴运动、争取族裔权益的运动和政治性诗歌创作给后来的奇卡诺文学从主题到形式都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二 奇卡诺族裔文学的繁荣

从70年代末的后奇卡诺运动时期开始，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国际局势的变化和生态环境的变化，奇卡诺族裔的文学创作也从反映奇卡诺民

^① “奇卡诺”，《维基百科》，http://en.wikipedia.org/wiki/Chicano#The_term_Chicano。

族所受的政治压迫与社会压迫、贫困的现实和对把奇卡诺范式作为一种完整的社会形态的期待等问题转变到了更为广泛、深入与丰富的主题。

在信息爆炸的 80 年代,里根政府与苏联的核武器军备竞赛升级,被媒体称为“星球大战”,最终瓦解了共产党阵营。1989 年 4 月 2 日《纽约时报》发文宣称“冷战结束”,东方的共产主义阵营与西方的资本主义阵营结束了对立,美国未来的任务就是维持这个自由资本主义世界的活力^①。针对少数族裔问题,政府正式开始了大规模的双语教育。里根时代美国的医疗保险、社会保障、教育经费等都得到了加强。人们的业余休闲生活也因技术的进步变得舒适,出现了沙发土豆民主:美国人都只坐在沙发上,吃着土豆,看着电视,不再关心其他的政治组织^②。进入 90 年代,现代媒体技术网络的飞速发展,开阔了人类的视野,加深了人们对世界的了解,深刻地影响了人们的生活方式。

在美国文明进步的同时,美国社会的问题也越来越复杂。人们仍然被民族问题、种族问题、性别问题和性取向问题等身份政治问题所困扰。更为严重的是美国现代瘟疫:毒品与艾滋病。从 80 年代到 90 年代,美国的毒品几乎深入到了每个社区。尤其是可卡因的使用,它带来了新的疾病艾滋病。艾滋病在同性恋者中的传播更为广泛,许多人为此断送了性命。关于妇女的权益问题,1973 年的《宪法平等权利法案补充条例》给了妇女自由终止妊娠的权利。在 80 年代,美国最多的外科手术就是堕胎手术。这引起了人们的强烈反对,尤其是天主教徒的反对。由此引起的生命权运动获得了许多人的支持,他们认为堕胎是女权主义者对女性做妻子和母亲的权利的践踏。女权主义关心的新问题是女性产假优待问题和工作场所的性骚扰问题。与此同时,一些妇女进入了国会,还成为了副总统候选人。在学术领域,她们冲破传统领域,创立了新领域:妇女研究和性别研究。1995 年贝蒂·弗里丹撰文《超越性别》,指出女权运动的男女平等思想已经超出了男人的预料,引起了男性的不满,以至于出现了女人回归厨房的呼声。

关于现代工业引起的环境污染问题,60 年代以前的环境保护主义者

^① Alan Brinkley, *The Unfinished Nation*, 4th ed., New York: The McGrawHill Companies, 2004, p. 898.

^② Ibid., p. 791.